書古文訓

書古文訓卷第九

永嘉薛　季宣

康𢍜

惟弎月才生霸周公初亟𨒪新大邑亐東或洛亖匚民大咊岁矦甸男峀采衛百工𢳑民咊見士亐周周公咸勤鹵𣴎大𢍜乿王若曰盟矦朕亓弟小学𡉃惟鹵丕㬎丂亥王亨朙惪眘罰弜敢侮鰥寡𦬊𦬊祗祗畏畏㬎民用肁𦩍𢦏區夏越𢦏弌弍峀吕攸𢦏卤土惟峕怙冒𦖞亐上帝帝休兲鹵大命亥王殪戎殷㢟㪟氒命越氒峀氒民惟峕敘鹵寡兄勖𦘔女小学𡉃圣丝東土

三月之望周公作洛之歲也召告篇敘其月朏在丙午歲曆法九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謂之朏推望生魄己未日也先此庚戌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乙卯周公至洛觀於新邑營丁巳郊戊午社于新邑以上初基新邑之事諸侯未始至也既望而諸侯以其衆至樂於供事謂之和會侯甸男書邦者無不至也采衛略矣故用書命亦止於甸服百工諸侯卿佐播民和而見士致民和會之意而見其長也其民不可盡見以禮見之而勤勞之也洪廣也廣言治道大誥諸侯而致之康叔

康叔蓋諸侯之長也書序以殷餘民封康叔康誥

乃洪大誥辭若不類在書封爵固謂之命誥非命

也康叔封於舊商之地固已長諸侯矣康誥稱康

叔曰孟侯誥於庶殷而授之其伯尒叔封衛國初

都朝歌地在衛縣今并入黎陽周公稱王若曰者

以王命告若後世承制奉旨之事直以康叔爲弟

而謂之小子周公自以意告稱王之命而已丕顯

大明也自明其德旣明民而重慎刑罰此文王所

以大明於世者不敢侮鰥寡爲惸獨之可哀也不

虐無告而又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以此

明民所以造周室者西土庶邦賴以修治皆恃文王覆冒之惪大美文王之聞俾我商而代之遂受命而撫諸侯我則不敢不勉爾作孟侯於東土亦文王之惪是賴可不勉邪周公自謂寡兄猶寡人也

王曰繇虖圭女忎才今民將圣祗遹𠧪亥亏紹𦖞𧘇惪言往尃求亏殷先嚞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𦖞繇古先嚞王用康保民弘亏天若惪裕𠧪身弗廢圣王命王曰繇虖小孚圭恫瘝𠧪身敬才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𠧪

心亡康丂脩念鬯亓乂民𢦏眘曰𡚁弖圣大亦弖圣

小𢝊弖𢝊楙弖楙巳女惟小孚𠧪舠惟弘王應采殷

民亦惟助王宅兲命迮新民

念今所以臨民在乎敬述文王之事繼文王之令聞而服行其道惪之語廣求殷之先王安民之道與商之舊人所以處心而訓民以所知者益求由古以來賢君安民之道引進己之天性順成尒惪自汝出者豈不裕如惟王命之攸行蓋亦不出此也恫瘝疾痛也明於道者其遇如許未明此理當如身之疾痛敬之不急將得之也天威雖曰可畏

其實輔於有誠人情雖曰易知小人亦爲難保盡心加敬而不移於逸豫之好然後可以安民怨惡之興無小無大而皆足以爲患加惠爲惠之楙然非所惠則亦有害於惠而怨惡之所生也故君臣者不可不敬服用此語所以弘大厥惠因民所保而以爲民之保故謂之應果爲民之應保乃所以毗天子而保天命作新民惠不過若是而已殷民殷之遺民也保應謂之作新蓋成其天性耳修己以敬而能作新民惠修道之敎不在乎敎督之也

王曰𢁀虖𡉉敬明𠧧罰人ナ小辠非眚𠧧惟夂自迮

弖奠式亣ナ手辠小𠧟弖可弖殺𠧟ナ大辠非宊𠧟
惟眚災適亣旡衜極手辜旹𠧟弖可殺
周公之洪大誥先修身而後用刑虞書象以典刑
以爲欽恤之始是亦一道也舜之眚災肆赦怙終
賊刑周公於此詳之其難其愼如此讀書而能觸
類而長始可與之言書詔之敬明即所謂象以典
刑者有典刑以爲民效則刑可以無用論辠輕重
此明敬之一事亦蘇氏嘗問之明法者此乃周公
假設之法甲乙二人皆犯死罪甲之罪小於乙然
其罪非眚乃惟終之當殺而不可赦乙罪雖大非

通志堂 介生

終之者乃眞可讞亦虞書之言也自作不典式尒
此小人之無忌憚者常於非法之動怙終而可殺
矣式尒常然也適尒適然也旣道極厥辜以理盡
其辭也出人之死必待獄成而後斷者刑不輕用
亦不敢輕赦以惠姦也原情議罪而蔽之以義非
人之所能爲也
王曰緋虖𡈼ナ敘旹㢟大明舠惟民亓敕楙咊若ナ
豩惟民亓畢弃咎若宲烾孚惟民亓康乂非女𡈼𠝹
人𢿌人亡或𠝹人𢿌人非女𡈼又曰劓刵人亡或劓
刵人王曰外叓女敶旹臬司帀兹殷罰ナ倫又曰要

因舠念㐅六日𡉀亐旬旹丕𢽽𦥑因王曰女敶旹臬叓罰𢽽殷彝用亓誼刑誼殺勿庸㠯次女𡉀乃女盡孫曰旹敘惟曰未ナ孫叓巳女惟小子未亓ナ若女𡉀㞢心朕心朕悳惟乃知凡民自㝵辠寇攘姦宄殺越人亐貨暋弜畏死罔弜憝

有敘有本末也修身以敎治之本也弗率有罪治之末也自明服用之道民將正於大和敬若恫瘝民將率惠遠罪懼傷民若嬰子民將入於安治天下有罪在予一人率此而行為治之有敘矣凡刑殺人劓刵人與寛刑殺劓刵於人皆有常道義刑

義殺非汝之所能爲勿庸以次汝封此生殺之道也稱又曰者史官承上之說略去其辭外事承上之文猶今云此外也臬節也陳時臬事以此道爲之節也司專也司師專以臬事爲法則殷民刑罰皆當於有罪矣要囚獄辭也丕蔽要囚大究其情蔽之以義也服念之久而後丕蔽以義其無冤濫之失乎自有臬事之陳又蔽殷之常法惟義所在非汝之所能爲也在汝足爲能順於罰用罰眞有倫尒猶能以未順爲念則盡善矣女雖小子而人莫有如汝之心康叔能知周公之惪之心所以爲

賢於人者勝殷而首封之命爲侯伯實爲惠與寧

私於小子者乎寇攘姦宄強不畏死之人至於劫奪殺人乃夫人之所惡是厥罪爲自作議罪者何心乎暋強也憝惡也

王曰𡉚元惡大憝矤惟弜孝弜友孚弜祗服氒父叓大昜氒丂心亐父弜耐孚氒孚𠧪疾氒孚亐弟弜念兲㬎𠧪弜亨龏氒兄兄亦弜念鞠孚哀大弜友亐弟惟弔丝弜亐𢦏政人㝵罪兲惟與𢦏民彝大泯亂曰𠧪亓警繇彖王𢓊罰㓝丝亡赦弜衛大戛

元惡之人誠大可惡不孝不友其惡如之文王之

罰固曰刑茲無赦雖然骨肉之際當以天性理之先王先立君臣父子以權之蓋不以常道理遽致文王之罰則將入於少恩子不孝而父傷心父不慈而惡厥子弟無天性之敬兄不念親而友所以致此豈非爲政之罪天常之在人者泯亂如是誰之過歟遽欲盡文王之刑是爲弗率常道骨肉之愛自此離矣戛常也刑人將以納人於道弗率大常非所以爲政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孔子斷魯人父子之獄蓋謂此也周公深其語而見其情者此可言之諸侯

羣吏非所以勵民也如臨政者皆知修身之可以爲敎天性之可以感人而用之於骨肉之間民知親愛而孝弟篤矣百姓不可以語然惟可使由之

文王爲不孝不友之刑民之大防云耳

矤惟外庶學訓人惟乓正人𨒪小臣𢒈節𠧟別𢿋尃船民大譽𢎗念𢎗𦎫鰥乓𠁁昔𠧟弘亞惟𢝊憝巳女𠧟亓鼛繇丝諩衛㦃亦惟商惟兂𢎗耐乓冢人𨒪乓小臣外正惟豊惟虐大放王命𠧟非悳用乂女亦亡𢎗亨敬箕𠧟繇裒民惟亥王𡳿敬忌𠧟裒民曰我惟ナ及劓子弋人㠯斁

庶子周官之諸子訓人訓誦之屬正臣官長小臣
奄豎諸節階級爲吏者上言爲政故此以外言之
敎訓之官至於百官僕吏所當分職布位樹風聲
以作民不思其所當爲反爲君上之病長惡如此
我亦惡之雖然尒若遽以此義誅之亦尒君上之
罪彼之不循職分亂乃官常致汝惡聲爲國之累
非君養成其病亦何能致此乎必其君長身之不
修道不行於妻子奄豎小臣至於外官之長得爲
虐威以干其政放敗王度豈專彼之罪哉汝惟不
能修道化之故不臻於治耳是故不可不循敬典

用以裕民裕民之道必由文王之敬忌行之恥於不及文王則裕民之道盡天子且嘉之矣斁厭足也裕寛也敬以寛民修身而治之也修道以教寛之而不急也内求諸己而不求於物是以惠至而民依急於近功則不達矣上言齊家此言正國雖其罪或可殺一皆歸之君上修身以教所以無爲而治也聖人之刑不失有罪康誥之作所以厲人君也

王曰坒奭惟民迪吉康戜峕亓惟殷先嚞王悳用康乂民𢓊求弜今民宅迪弜適弜迪則宅政圣身峕王

曰𡈼子惟弖可弖譬告女悳㞢說亏罰㞢行今惟民
弖靖未戾氒心迪屢未同爽惟天亓罰殛我我亓弖
𡚱惟氒辠亡圣大亦亡圣多弜曰亓尚㬎聞亏天王
曰繇虖𡈼敬才亡𢓊𡚱勿用非𢠲非彝蔽亏忱丕𠟭
敏悳用康𠧪心顧𠧪悳遠𠧪猷裕𠧪㠯民寍弖女瑕
乚王曰繇虖女小学𡈼惟命弖亏常女念才亡我
乚亯明𠧪服命高𠧪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才𡈼勿
替敬典聽朕告女𠧪㠯殷民世亯

爽惟民迪吉康以道明民是乃安吉之道殷先哲
王康治其民用此道耳我當率循此道以副民之

所欲彼有求而皆得君之所作有以充民之求也求者無有窮盡應之亦無窮盡作求之道非悳之至何以哉作求之道如許而令民有不迪矣豈無故民之弗迪由我之無以順適之也我弗迪而彼弗迪則何善政之有邦作民求無是事也不可不監悳之説也悳非可説觀罰之行而後悳可言也民之不靖亦惟君長之罪而人本心之正未始戾也屢道之而終未一者未有以明之耳有以明之則將人人自明同歸於道矣不然以道明民一其心志而亟行其罰天誅將及於我我不可怨矣人

小小之罪尚不可犯況顯聞於天乎觀天行罰之
誅慝之作求不可不求之也作怨非人情之事也
非謀非彝狂妄之作也臨事而蔽之以誠自無怨
妄之作而又甚敵於德蔽忱之道必自平心始也
平心觀德以遠乃道行有餘裕則可以安民矣無
瑕玷之可指無殄絕之可憂修之於身措之於天
下而準矣天道不可恃念之勿忘則可以無失我
祀之絕亦惟弗念之故明其服命則爲善者勸有
賢者之助高其聽聞則德言日至而所見者遠民
之安治不出此矣敬典爲典常之敬守守而勿失

則何亡國之有乎

酒𢍰

王𦘦曰朙大命亏妹旹𠧟敹丂文王肁或圣卤土乒
𢍰毖厤旹厤士𨑥少正馭叓𣌭夕曰禩玆酒惟天夅
命肁𢦐民惟元禩𢘓夅𠷔𢦐民甪大𤔔𠸶悳亦宀非
酒惟行𨑥小大旹甪𠸶亦宀非酒惟𦵔文王𢍰𢼽小
学ナ正ナ叓亡彝酒𨑥厤或㱃惟禩悳將亡醉惟曰
𢦐民迪小学惟土物㤅乒心臧聦聽䄍丂㞢彝訔𨑥
小大悳小学惟弌妹土孠尒股厷醇亓埶黍稷𢁉𧺆
叓乒丂乒镸肁牽車牛遠舣賈甪孝𢼽乒父母乒父

母惢自洗坱致用酒𢉖士ナ疋䢋𢉖柏商孚亓介籅
聽朕教介大亨羞耇惟商介圅㱃食醉飽丕惟曰介
亨永觀眚迮乩中悳介尚亨羞饋祼介圅自介用佾
丝圅允惟王疋叓㞢臣丝亦惟兲𦰶元悳永弜忘圣
王家

妹古沫字沫水在衛之北沫邦衛也少正官之佐
也衛承紂之舊俗其民沈湎於酒武王既封康叔
故陳飲酒之戒爲法以告衛邦刑以重刑亦隨時
之義也昔文王朝夕告戒西土羣下使之畏慎於
酒非祭則酒不用蓋天之降命惟祭祀則有酌獻

受福之酒而有淫亂敗悳之禍天威之至惟酒之
故尒故文王之告官正執事無以飲酒爲常惟祭
乃飲然猶將之以悳無量而不及亂使民道其子
弟加愛土地所出子弟勤於穡事無暇思飲心化
於善莫不安受父祖之教無小無大皆以成悳妹
土今爲股肱之國民當繼此而爲純悳之事種藝
黍稷懋通貨財以勤供養其親其親嘉之乃得洗
腆之勞士夫賢者大進於悳爲國老成其君尊之
乃得養老宴饗之飲此吾教意宜常聽之又當遠
乃觀瞻以成中悳喜怒哀樂一皆中節而可以稽

之於道進此以供祭祀有以受其介福至於安逸之地如此則稱王官之選宜於官正執事之職天亦順成介惪乃有無窮之聞周公將欲敎使其民勤於力役供養士夫修惪以謹官常使之各有所安以忘飲酒之好移其心志固所以善之也夫人心無常靜則思動酣酒沈湎狂惑淫放之禍因之以生酒之於人害惪多矣是必有以役之於此奪之於彼其習之久固將忘之孔子猶以博奕賢於無所用心況於勤事而進惪聖人之敎豈徒然哉禁之而無以移之終亦不行而已洗腆勞酒令行

人歸者有洗泥之飲也
王曰坒我鹵土棐退嵩商馭叓小孚尚亯用文王敎
弜典于酒故我𡉚于今亯叓殷㞢命王曰坒我沓惟
曰圣昝殷先嚞王廸畏天㬎小民經悳秉嚞自成湯
咸𡉚于帝乙成王畏眛惟馭嵒身棐ナ龔弜敢自暇
自佾矧曰亓敢崇㑹遂圣外𠂢侯甸男衛嵩柏遂圣
内𠂢百僚厤尹惟亞惟𠂢宗工遂百姓里居罔敢湎
于酒弜惟弜敢亦弜暇惟助成王悳㬎遂尹人祗辟
我沓亦惟曰圣今後嗣王酣身身命罔㬎于民祗保
遂怨弜易㢟惟身縱淫佾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弖盦昜心惟荒腆亐酒弖惟自息𠧧脩身心𢘅很弖
亨豊肙𦨖圣啇邑𨗈殷戜威亡羅弖惟悳馨香禩登
畨亐兲𨑥惟民𡚬歷羣自酒腥畨圣上故兲夅喪亐
殷宅炁亐殷惟脩兲非虐惟民自警𦨖

周之輔佐及諸侯之臣能用文王之教不常飲酒
此周所以長保天命殷之明王爲道在己而畏天
之顯道故其臣下皆有常德以執其智自湯至乙
成德之主所爲成感之道者與其敬畏之相下至
執事之臣及其輔佐莫不敬恭不敢自暇逸亦何
敢相高以飲故自外服諸侯內服臣下至於里居

之民亦莫敢歆至於沈湎唯以助成王悳之顯有所不暇尹正也正人者正已而人自正敕天之下不令而從君之所以定位於上也在位者勤於事在下者勤於力百志惟熙而王道明於天下故曰不暇自逸助王悳顯君有常尊之勢所以為定辟也侯甸男衛之君稱伯舉其長也亞次也服服休服采之官也宗工大臣也帝乙紂父也易稱帝乙歸妹多士言其明悳恤祀多方言其明悳慎罰呂氏春秋以為常欲廢紂為法而止蓋賢王也史記言其悳衰非是書言自紂以前主尒後王紂也酣

酒溺於酒也不明天命而不惟民之保斂怨乃不可奪恣於淫佚非道禮度廢於燕樂而民皆痛傷心其故非他惟厚於酒而不知休息以至於荒佚尒心之很疾死之不畏皆由酒之亂性故雖國滅而不之憂也可以動天惟誠與惠紂不之務斂怨於民無誠惠之馨香乃以民之怨毒羣庶酒荒之失腥聞於天天之喪殷惟荒逸之故尒非天自爲畏虐人殷酒荒之罪自取之耳監殷王之與喪與周所以爲周酣飲之戒不可緩矣畫痛也

王曰圭予弜惟桼丝多箕古人ナ𠦪曰人亡𣲘水監

當亏民譼今惟殷隊𠂦命我亓可弜大譼攺亏旹予
惟曰女劼毖殷獻臣医甸男衛矤太史友內史友越
獻臣百宗𢀜矤惟介叓舠休舠采矤惟若𠷎圻父薄
𧧒辳父若采宏父定侵矤女但㓡亏酒𠂦或𢍰曰羣
㱃女勿佾盡執拘㠯歸亏周予亓𢿌又惟殷㞢迪𢇍
臣惟𢀜廼湎亏酒勿𤰈𢿌㞢姑惟敎㞢才𣏟明亯廼
弜𤰈我敎𧦝惟我弌人弜卹弜蠲廼叓旹同亏𢿌王
曰𡉚女𠀤聽𣍃毖勿辡廼司民湎亏酒

劼固也獻臣賢人也太史內史官名也百凡也事
羣下也服休事君以道之臣師氏保氏之屬服采

執事之臣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也太史掌邦典内史掌邦法者在王室則貳冢宰在諸侯則居賔友之地司馬司徒司空衛國之三卿也三卿稱父諸侯字命卿也圻父掌封圻之稱農父掌民之稱宏父掌事之稱若疇以待咨詢薄違以正過失若保以備師傅諸侯之有三卿天子三公之職也監水可以見形監人可以見惠以殷爲監則酒荒之敗不可以不恤撫恤也取法於下持以自修此固人君慎惠之道殷地諸侯之賢自宜取以爲法况於内史太史之友宗工服事之臣上至三

公皆以定君爲職豈可不以爲監況汝自將剛悳
禁戒於酒所以禁人亦當盡用剛道人有羣飲之
事則當執歸京師我將殺之此剛悳之用也酒能
溺人之心非剛無以自制人之沈酗非羣飲之故
也飲不羣則不久亦無荒敗之累朝夕從事雖欲
已而不可相高於飲者惟羣飲者爲然耳諸侯凡
人有罪自可專殺況於方伯之重不當以歸天子
必東歸於天子者蓋無殺之之意使係縲於道路
困頓於拘囚悔恨自咎於心則自新可冀矣曰予
其殺非果於殺之之辭不使諸侯殺之存心於敎

誨之也罪人必待告而後治人君無事於察也故雖羣飲之惡亦須告而後行殷之諸臣百工久安紂之無道未能無湎酒之過但非羣飲亦姑教以先之不教而誅近於虐矣身先剛斷于酒乃頒酒禁於下責以官職輔導之事而使明知吾惡於酒無不享吾剛惪用以自新則酒不禁而止教之不聽是無君上之恤其事廢而不潔可以明其湎酒如故終無遷善之意亦當執歸天子而同羣飲之殺矣朕毖所守文王慎惪之道典聽而服用以為常也司官也方伯之官所以率諸侯者人君之官

所以長民人者典聽朕毖剛制于酒是爲官職之辯辯之弗問民何法焉沈湎其民君之罪也所以責方伯邦君也酒誥前誥妹邦周公教民之辭其後語封所以責方伯者教民緩而不迫責方伯者嚴而詳備民當柔之以道方伯諸侯以惠服人者也

梓材

王曰𡊅吕氒歷民臮氒臣達大冢吕氒臣達王惟𡆧

亩女若亟粤曰我ナ帀帀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

宅厲𢿢人亦氒亩先敬勞肆徂氒敬勞肆徂姦宄𢿢

人厤人宥辭亦見氒商叓戕𢽾人宥王启譬氒𤔔為民曰亡胥戕亡胥虐𡉀亐敬寡𡉀亐屬婦合繇吕宊王亓效𡴀商𨒅馭叓氒命害吕引敎引恬自古王若丝鑒亡卣侵惟曰若乩田旡勤尃菑惟亓敶攸為氒畺巜若𢓜室家旡勤垣𩫖惟亓敶坖茨若𢓜杍材旡勤樸斲惟亓敶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旡勤用朙悳褱為夾庶邦亯𢓜兄弟匚來亦旡用朙悳后式典集𠩺𡴀丕亯皇天旡付中或民𨒅氒畺土亐先王繇王惟悳用咊懌先後迷民用斁先王受命巳若丝譬惟曰欲𡉀亐萬秊惟王孚孚孫孫永呆民

梓材之書言梓材者財十數語遂以名篇蓋匠人之成材必因其樸而斲削之期於成器終於絢飾而後已是因材之性惠先後迷民亦欲梓人用之於材務成之而非欲害之也周公之告康叔寬於刑而謹於惠其變商俗一歸於化而已在易天地交謂之泰不交謂之否是故下情上達上天下施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臣庶官也大家大夫之有家者下以臣民之情達之大家上以其邦之情達之大君此邦君之所司也汝常發言則曰我有相師之法爲三卿尹正亞旅者惟不欲危厲戕人之

命君能先此敬勞其下彼亦以此往敬勞矣敬勞
內修於己而以使人於下者惟其不欲危殺人命
則知所以寬民而敬使之矣注爲姦宄殺人於前
已更世故誅之不可勝誅故不可危厲殺之連坐
由歷之人茲又不當問者見其君事之急趣赴至
於傷人有刑刑之則非敎矣是皆危厲殺人之道
可不宥乎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聽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刑以輔
敎惟不欲危厲殺人爾天子開於監觀之道欲爲
民之治安不欲使之昏迷至相戕虐迨鰥寡之可

敬屬婦之甚微皆由是而容身則天下無窮民矣天子何以敎其諸侯羣下使之效法於上故當引其所以自養引進不已至於安恬歸於泰和則何厲殺之有歷古王者之監如是無邪僻之害矣歷過也嬀讀如嬀崔子玉說惠于嬀孀許叔重說嬀孕婦小爾雅嬀妾婦之賤者上言敬寡則二說誤矣民無相戕至於鰥寡嬀賤皆獲其安治之至也監觀之說有如稽治其田已廣芸菑當爲畔岸陳其修治之法作室家者垣墉既築又當塈飾其外以茨苫之梓人木工之成材亦欲文質之稱引養

引恬之爲民監不可苟矣今天子自監之法惟以先王修德之勤用以明民懷服民心以來輔之而至於道是以萬邦明享兄弟之國所以施於方來者亦當用此既明之惠其君典常是式諸侯方將均受其施今天既以中國之衆先王境土全付王者而王亦惟專用明惠和懌迷民先之後之使弗迷而至道夫民不可強以作惠之事王惟有以和悦其心導之於前歐之於後使之欣然鄉進欲罷不能至於自明則前日之迷不能昏蔽之矣斯民厭足之道無加此者先王受命已如茲監蓋所欲

以傳之萬年王者子孫之能永保斯民由其有明
𢛳耳諸侯受天子之職固當不忘先王明𢛳之教
無以厲殺為意則可以神明其教矣梓材亟稱王
事蓋周公之語也誥雖受之康叔固將復之於王
君臣交修而後道化行也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
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又曰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周公大告羣后并以王道致之康叔
交修之責方伯當任之矣康誥酒誥梓材之作發
於新邑之會若非作洛之事將有說也凡先王發
大號令必因諸侯之合而訓之其不徒然亦不徒

合諸侯而已三誥之作其以作新商民者乎

書古文訓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　　永嘉薛　季宣

召誥

惟弍月旡朢粤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亐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粤若徠弍月惟丙午朏粤弍日戊申太保朝至亐洛卜宅乓旡𢬸卜則經營粤弍日庚戌太保𠴲𠂤庶殷攻位亐洛內粤五日甲寅位成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亐洛則達觀亐新邑營粤弍日丁巳用牲亐郊牛弍粤翌日戊午𠴲社亐新邑牛弍羊弍豕弍粤七日甲子周公𠴲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畾柏乓旡命殷庶庶殷丕作

日月之合謂之朔遠而相直謂之望朔而明生望後魄生朔爲月之一日望以月大小爲之盈縮十五若十六日也豐武王都周即宗周武王之鎬京也鎬在京兆長安縣昆明池北鎬水者去豐二十五里洛汭今河南府周之成周也伊穀瀍澗所入故曰洛汭成王將營洛邑故遣召公於文王之廟召公至洛卜之而吉則謀營度之事乃與殷民攻治朝市廟社之位位成而周公至乃行視以計功以二特牛告祭天地於郊遂作新邑之社祠以太牢朝會庶殷諸侯賦以工役之事各書其命用以

治功各如所賦而分治之故曰丕作觀營洛邑可以深識先王建都力役之事遣之於廟不敢專也召公得卜則經營以身任其事也召公治其日周公治其要知設都之慎重二公之叶心也告天而後作社作社而後賦功神位定而後人事從之以書命賦諸侯各以其職分治人力之勸治功之專不速而成用此道也康誥采衛亦至而不使者役不及遠因其來會而見不之使也

太采迺吕歷嵩冢啇出取幣迺復入錫周公曰𢷎手䭫旹旅王若公𢍏告歷殷越自迺馭𠭊𦃃虖皇兲上

帝改氒元学丝大戓殷业命惟王受命亡畺惟休亦
亡畺惟卹鳥虖害亓柰何弜敬兲旡遐終大邦殷业
命丝殷多先嚞王圣兲越氒後王後民丝服氒命氒
終智藏瘝圣夫知采抱攜持氒婦学吕哀籲兲徂氒
亡出執鳥虖兲亦哀亏亖方民亓眷命用楙王亓疾
敬悳相古先民又夏兲迪从学采面乩兲若今旹旡
隊氒命今相又殷兲迪格采面乩兲若今旹旡隊氒
命今沖学孠則亡遺壽耇曰亓乩我古人业悳矤曰
亓又耐乩謀自兲鳥虖又王雖小元学才亓丕耐諴
亏小民今休王弜敢後用顧畏亏民碞王徠紹上帝

自般于土中

太保諸侯旣賦書命而出取幣復入以禮見周公也曰旅王若公本以旅王今用之周公若公及之也拜手拜頭至手稽首頭至地以旅王者并告諸侯及大夫故又曰誥告天以周代商命以爲天子故曰改厥元子元子嫡子也周之代商雖有無窮之美而憂亦如之其何爲而致然故不可不敬𢚩天之所以永終殷之命者而先固多賢王而傳之後人厥終之君不能自明其智昏迷失道失其智而病乎商民商民籲天無辜不知計之所出人人

但知抱攜婦子以避其禍則又執以出亡之罪天哀下民眷用懋德而代其命王之嗣服固當敏於敬德觀夏商之始王莫不對越上天順考其道今王嗣其代德則不可遺棄老成之人謂古人之道存焉而況其能與於天之道者今王雖幼實天之元子必將大能感人以誠爲今之美王之顧畏人心之險則不敢後於誠敬之道求土中以營洛邑固將嗣服天之明命因陳戒而明作洛之意所以旅王公而告庶殷也在天言有神也詩曰三后在天相視也迪從也子保順從而保若子迪格保順

其格天之道而遂保之皆受命之謂也諴諴之感
物也喦險也
旦曰亓迮大邑亓自旹配皇天毖祀于上丅亓自旹
中乂王身ナ成命亂民今休王先服殷馭叓夶介于
我ナ周馭叓節性惟日亓邁王敬迮所弜可弜敬悳
我弜可弜譼于ナ夏亦弜可弜譼于ナ殷我弜敢知
曰ナ夏服天命惟ナ歷年我弜敢知曰弜亓延惟弜
敬氒悳迺早隊氒命我弜敢知曰ナ殷受天命惟ナ
歷年我弜敢知曰弜亓延惟弜敬氒悳迺早隊氒命
今王孠受氒命我亦惟茲弍國命孠若功王迺初服

緋庳若生孚宅弜圣身初生自台嘉命今兲亓命嘉
命吉凶命厤季知今戜初舧宅新邑䌛惟王亓兟敬
悳王亓悳𡉚用祈兲永命亓惟王勿呂小民淫用非
彝亦敢歹殄用乂民若ナ玏亓惟王位圣悳元小民
廼惟型用亐兲下越王顯上下勤卹亓曰我𠬪兲命
丕若ナ夏厤季弍勿替ナ殷厤季欲王以小民𠬪兲
永命
周公書名不書爵者不敢當王禮也其告召公諸
侯者謂建新邑固將用是修悳配天而慎祀鬼神
并由是中以治天下用成王之大命治其民人而

爲今之休美王先服用殷之御事使與周之御事
同事無間則民可得而治財節其性推之以往實
賴王者敬爲之所王能敬悳則可以節成殷人之
性悳與之同底於治敬悳之事當取監于夏殷天
命不可見其歷命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我所知
者惟不敬悳以早墜命王嗣夏商而有天下亦當
嗣有其功今王始王猶人子之始生生子者敎之
於初成其天性之智是爲自作天命之法則王當
大尒之命哲與其吉凶久長之道王初服命定此
新邑謀始之事莫如敬悳敬用尒悳則亦自求歷

年之道民可近不可下勿以小民易虐而使之以非道將求其治亦無果於殄戮順之則其功可就然非王居至善之意悳刑於四海民亦何所放傚修身而天下法所以安其民敬悳之修是乃王之自貽哲命也王悳之顯必由勤卹其民而得惟欲自同夏曆之永固當勿墜殷之所以受命是故祈天永命在於得民而已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龔奉幣用共王耐蘄天永命

讎對也友民親民者也周公拜手稽首所以荅召公諸侯也自稱小臣猶前之名周公蓋對王之文也以王所以對民親民之臣保受王之威命明惪不敢有其功也末有成命將終保之也由畏天而終敬厥惪保天明命爲王自顯之道公與羣臣惟能承輔而已我不敢勤不敢敬勞羣下以行天子之禮受其幣者固將薦之天子充其所能以祈永命於天尒王能王之良能也

条弃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

命正命予𠭊胄采大眛東土亓至迻民明侯予惟乙
兆翰𡍮亏条帀𢦏卜河䏻黎水𢦏卜澗水東瀍水
卥惟条食𢦏又卜瀍水東亦惟条食伻徠吕圖及獻
卜王𢷎手𩒨首曰公弜敔弜𢼊兲㞢休徠眛厇亓迻
周匹休公旡正厇伻徠徠眎予卜休亙吉𢦏弍人共
貞公亓吕予萬億季𢼊兲㞢休𢷎手𩒨首𧦝

周公在洛再拜而遣使復告也明辟王也其復於
王者王之敬畏天道若不敢及其始基以定受天
命者故我繼召公而東相土作京邑以定民志明
王者之受命初卜黎水而不吉故卜於瀍澗之閒

得洛汭之兆復使使獻營國之圖并卜之兆王之拜手稽首而受王者所以禮三公且重作都也禮諸侯卿大夫拜而君荅拜王者荅三公之拜其道一也公能敬天以定天天命則公之功與國咸休使來視我以龜其兆美且恒吉我當與公共正天下敬受無疆之休拜公誨言安承周公之教也洛師猶今言洛京也洛食墨龜令卜灼而兆見於墨也兆見於墨曰食墨不見於墨則不食矣伻使也匹配也胥嗣也黎水在黎陽近商舊都既不可居周京又遠卜商近畿不吉則卜遷於河南矣召告

無卜黎事略之也周公承用召公之卜而謂之我

卜前固言胥保矣

周公曰王肇爯殷礼禩亏新邑咸秩亡亥予亝百工

伻从王亏周予惟曰庶𠂇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吕

功作元禩惟命曰女受命竺弼丕眂功載乃女亓悉

自教工孺子亓朋孺子亓朋亓往亡若火乱燄燄氒

卣焯敘弜亓𢇍氒若彝及故事如予惟吕圣周工往

新邑伻嚮即𠂇僚明作𠂇功惇大成裕女永𠂇辭

稱量也殷盛也易曰殷薦之上帝稱量盛禮所以

財制未舉之祀前不在祀典者將量其功惠輕重

舊雖無文今將秩敘之也周公以王初建新邑當議殷禮非天子不議禮故將整齊百官從之從王以來東都庶將有事於此王即以此命周公曰記人大功定其宗禮以舉大事而命之言曰汝厚輔我受天之命考載書以量人之勳勞悉汝所自教之臣工以治乃事孺子自有周之臣工可以從此朋僚而往無若莫如也莫如火初燄燄及其光之所燭次敘其事不可使至於絕乃有後時之悔故當及初營洛以作元祀若我則將與周臣工俱往東都故使東都之臣歸就汝官明秩功祀惟大之

厚惟裕之成則列於祀者無非功惠之人永世無窮人無得而議之也焯明也孺子王自稱也而周公亦稱以孺子蓋通稱也

公曰巳女惟沖学惟只女亓敬識百侯亯亦識亓ナ弜亯亯多儀儀弜及物惟曰弜亯惟弜役志于亯凡民惟曰弜亯惟事亓爽侮乃惟孺学攽朕弜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女乃是弜蘉乃岩惟弜𣱵才竺敘乃正父宅弜若予弜敢廢乃命女往敬才茲予亓明辳才彼衮我民亡遠甪戾

惟終戒王慎終成前稱事之意百辟百官謂命祀

之臣也夫神之享惟惪克享無惪之享神不享矣繫於享而禮物不稱是誠無與於祭民弗之享而況於神乎神之不享將爽於事而輕侮之患起此周公夙夜敬恭而無有暇豫者王誠分我弗暇之意則當聽我教言修厥輔民之道此之不勉是乃無永年矣蘉勉也頒分也正父謂武王也厚敘武王之事毋有弗及是乃棐民之說我則不敢廢命在王亦須敬之我惟政本之明王當裕乃輔民之惪無遠於道以取禍戾乃慎終於元祀也物者物則之物儀祀事之所用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儀不及物之謂也

王若曰公朙采予冲孚公爯丕㬎悳吕予小孚𢽼亥武𠛱奉𠶷𠀡龡咊𠥓三𠄟民凥𠈅𢥞宗將礼爯秩元禩咸秩亡亥惟公悳朙𦬁亐上丅勤㑹亐三𠄟旁𨑹𢾕𢾕衜𠔿𢎡𢦏亥武勤敎予冲孚夙夜𡧁禩王曰公珍棐迪𥫗宅𢎡若旹

成王自謂賴周公之悳明保予小子公誨我以大明之悳導我發揚文王武王之烈享受天命以此和四方民其恒心安宅此衆惇敘功宗將之以禮稱程命祀盡修遙典實賴公之明悳昭于上下不

敢暇逸施實惠於四方化之罔不穆穆和敬進於平治文武勤民之教用是無有昏迷故我得以朝夕虔恭慎於祀事公功厚於輔導亦云至矣惟終之戒故所望者後亦若是而已

王曰公予小子亓退即侯于周命公後亖匚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亓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亖輔王曰公定予往巳公功肅將祗驩公亡困才我惟亡斁亓康事公勿替刑亖匚亓世享

其退不敢讓也即辟于周將定命於洛也非惟即

辟固將封公之後且嚬治四方之臣尚多未正宗封之禮而公之功則亦撫之未逮今將順道以命公後使我臣士官司有所監觀以保文武之民而爲胥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輔以成先王之治永有天命恐周公之不欲當是禮也故又使之安定告以必往且曰公之有此勳勞非敬肅以將之則何以得人之祗樂之於公得無勞乎我以公之勳勞故享無厭之安治公勿墜此儀刑之道則四方之衆將世世來享於周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徠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亯芺劉丂武王弘朕龏孺斈倈眂宅亓大惇箕殷獻
民𤔔爲三匚新侵迮周龏先曰亓自旹中乂萬峀咸
休惟王ナ成績予旦以多斈越馭叓竺歬人成劉畣
亓帀迮周孚先丂朕昭斈刑亯單彣祖悳伻倈毖殷
亯龠寍予吕鬯弍卣曰明禋拜手䭫首休亯予弜
敢宿則禋丂彣王武王悳竺敘亡ナ遘自疾万年厭
丂亯悳殷亯弘丂王伻殷亯承敘萬年亓永觀朕斈
褱悳

周公之告畢事自言我受王命來保文王受命所

子之民尔考武王之明亦弘大我使奉天子相宅

於此王來當厚惇殷之賢者以治天下爲之新辟代商嗣命而爲周室之先敬恭之主王能居是中土用是中道以治天下萬邦均受休惪在王爲有成績我亦與王圻邑多士共廣先德以副衆人之望而爲周初信厚之臣今王稽我所以致主儀刑謂盡文考明明之德使來毖慎殷衆錫我秬鬯二卣用康寧我使我殷祭神明敢不再拜享王之休不敢宿王命即以薦文武之廟而祝之曰先王加惠國家俾順有敘身無有遘疾萬年厭飫介惪殷人亦延於壽考使庶殷承敘萬年其永觀享孺子

之惪成王之營新邑首以宗功元祀爲政議禮之祭一皆歸之周公已乃圖報周公之功而公亦不敢當也歸之先王而已建國之始其所以示民定辟如此其厚爲之恭先乎先之道不亦至乎多子圻内大夫自非王官皆食子祿故因稱其爵秬墨黍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以墨黍爲酒和以鬱金而以爲卣實祠祀祼神之物也國語精意以享謂之禋毖庶殷而寧周公賜以明禋之卣旣成新邑用以落之也周公何以得用明禋之祭攝主也戊辰王烝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弌武王騂牛弌王

命逸篇佾侃篇惟告周公亓後王圎懺禋咸裕王入
太室祼王命周公後逸篇佾弇圣十又弍月惟周公
㢟采文武受命惟七年
烝冬祭也四時之祭大烝爲重大烝之祭功臣與
焉烝祭文王武王之廟而并享宗功歲用騂牛各
一周家之禮自成王新邑始也騂赤色也王至新
邑始定大烝之禮儒者皆稱周公營洛而有制禮
作樂之事稽之洛誥爲可徵也公稱王如不敢及
天基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王命
肇稱禋祀咸秩無文王公相讓而公卒成之至於

大烝之禮必須王來乃定議禮之際不其嚴歟方
周定商之初其仍商禮多矣周公營於新邑然後
禮樂大備一王制作蓋就於東都之日也周官之
作則大定矣王者新民耳目豈俄而可作乎作策
蓋以疇周公之勳史逸讀策告立周公之後王設
賓主於廟殺牲禋祀所謂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咸
格以功非元祀者咸秩之也太室文王之廟也祼
獻也祼於文王即命周公之後作冊逸誥旣異於
常封矣因禋祀於新邑設賓主以立周公之後亦
希世之禮也史逸周太史名冊逸之告謂告周公

之封於文王也惟十有二月史臣以繫戊辰之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蓋成王之七年周公攝政之時也宗功之敘周之所以王天下乎周召作周新邑不及他事而惟宗功之記蓋敘本也敘典宗以族得民者虞之汨作實以別生分類成王付周公以宗功之祀周公之後則親命之其敘宗功謹之如此宗以別族古之所以統天下者禮有庶子奪宗功臣爲始封之君得自爲宗者也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

遺多士弖弔旻兲大夅喪亏殷𢦐ナ周右命將兲明
畏致王罰敕殷命終亏帝肆尒多士非𢦐小國敢弋
殷命惟兲弖畀允宅恴亂㢸𢦐𢦐亓敢求位惟帝弖
畀惟𢦐丅民秉爲惟兲明畏𢦐聞曰上帝引佾ナ𡖈
弖適佾則惟帝夅格嚮亏旹𡖈弖亨庸帝大淫佾ナ
辭惟旹兲宅念聞身惟廢元命夅致罰乃命尒先祖
成湯革𡖈畯民甸亖匚自成湯𡉚亏帝乙宅弖明悳
祀亦惟兲丕建采乂ナ殷殷王亦宅敢失帝宅弖
配兲亓澤圣今後孠王㢟宅㬎亏兲矤曰亓ナ聽念
亏先王勤家㢟淫身佾宅顧亏兲㬎民祗惟旹上帝

四百

不采夅若丝大喪惟兲不畀不明氒悳凡亖匚小大峀喪亡非ナ𤔲亏罰王若曰尒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霝承帝叓ナ命曰创殷告勑亏帝惟我叓不弍適惟尒王冡我適予亓曰惟尒洪亡庀我不尒動自卥邑予亦忎兲即亏殷大戾肆不正

三月當為營洛之明年成王幸洛之春也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召誥成王俾來毖殷而周公之祝辭有曰殷乃引考俾殷承敘萬年則遷民在幸洛前矣周書自大誥後多不倫次各以事類相從史之法也周公初于新邑用告商士遷民之始始

以王命告也佐佑治也敕正也弋繳取之也引逸
引去之也適往也敕正也靈神也神明其悳行也
肆如肆諸朝戾罪也天之喪殷周佐天命致紂之
罰非周弋殷而取寔天之不與殷不固亂國以輔
我周周亦安敢求天子位天旣不畀殷國而民之
秉心爲爲作莫不欲以喪殷天明降威亦惟民故古
人以爲天去逸悳夏后氏不淫于逸格于皇天故
爲中夏之所嚮依其後不用天道而大淫佚夏衆
有辭不爲天所念聞用絕其命而湯受命革夏用
俊悳之人甸正四方故自帝乙以前皆有明悳以

撫其祀天亦大建元命而安治之殷王亦克若天澤被四海可以上配天道至紂大不明於天意況又不念祖考之勤王家乃大淫佚不顧天道之顯民之當敬天之不畀乃其不克自明商人有辭致此天罰周王以神道祀天故天命之喪殷告正於下代商之不再舉以商固歸於周我亦自辭謂介大無法度非我妄動介商邑之自取我惟天之念畏天討有罪故我肆其不正之罪告天之正而巳周公備言商之墜命天之引逸以告商士蓋欲遷之於洛民有重遷之意是故告以革命引逸之意

勉其動乍

王曰繇告尒多士予惟旹亓遷居卤尒非我弌人奉悳弜康寍旹惟兲命亡違朕弜敢ナ後亡我怨惟尒知惟殷先人ナ篇ナ典殷革夏命今尒又曰夏迪柬在王廷ナ服在百僚予弌人惟聽用悳肆予敢求尒亐兲邑商予惟衞肆矜尒非予辠旹惟兲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尒三國民命我乃明致兲罰移尒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尒殷多士今予惟弜尒殺予惟旹命ナ申今朕乍大邑亐茲洛予惟三方罔攸賓亦惟尒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尒乃

尚ナ尒土尒𠧴尚寍榦止尒亯敬兲惟畀矜尒尒弜亯敬尒弜啻弜ナ尒土予亦致兲之罰亐尒躬今尒惟旹宅尒邑繼尒居尒氒ナ榦ナ秊亐丝洛尒小子𠧴興从尒遷王曰又曰旹予𠧴或言尒卣居

洛在商西南謂今遷尒居尒於西非我奉悳不靜不安寧亦天命不可違我不敢後天天意當然不當歸怨於我商有典冊之記尒所知也商革命即用其臣有道者爲大官能服行者居庶尹之位有悳之用在我固爲之矣我革商命豈敢淫志於商惟順道行誅哀矜尒衆此天之命豈予過哉我之

伐奄而歸施大政以安四方之國使民各得遂其
生息尒有遐遠於道比惠之臣我則遷之以明天
討之罰多順之臣我則爲之宗主商之典冊所書
亦略舉用之矣今遷居尒我寧謀殺尒乎亦欲尒
命之延爲尒長久之計我之作洛以周室西土四
方遐遠不可強之賓貢亦以尒商多士奔走臣僕
之未遜故將爲尒遜之尒不失尒所有土田各有
安居之業能敬尒事天將憐尒而錫畀尒則壽考
爵祿可以自致若不克敬何啻失尒土田罰之至
我當奉行而已尒宜定居於洛自爲久長之計尒

之臣僕亦將自此興起尒之遷遜事尒矣又曰申言之也申言在我則或告尒以居尒者他人不恤尒矣多士遷民之語每及遜事又謂嘗遷尒遐逖比事之臣又言惟尒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曰尒小子興從尒遷蓋紂末年朋家作仇小民嘗爲讎敵習以成俗而陵慢之禍作大夫君子不能制服其下者有矣三監以前蓋未之正作洛之意則所謂四方罔賓惟尒所服奔走臣我多遜周公言之盡矣去其無度侵陵之俗以就新王之教化惟時申命豈不然乎天邑京師也榦事業也止居也小

子即奔走臣也書序遷殷頑民所以遷之爲此篇耳

書古文訓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